

THE CREATORS

A History of Heroes of the Imagination

Daniel J. Boorstin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 著 汤永宽 等译

创造者 ①

富于想象力的巨人们的历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CREATORS

A History of Heroes of the Imagination

Daniel J. Boorstin

创造者 ①

富于想象力的巨人们的历史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 著 汤永宽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者：富于想象力的巨人们的历史/(美)布尔
斯廷(Boorstin, D. J.)著;汤永宽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4

(睿文馆)

书名原文: The Creators

ISBN 978-7-5327-7057-1

I. ①创… II. ①布… ②汤… III. ①文化人类学—
研究②自然科学史—世界 IV. ①C912.4②N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0714 号

Daniel J. Boorstin

THE CREATORS

A History of Heroes of the Imagination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92

根据纽约兰登出版公司 1992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1992 by Daniel J. Boorstin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6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 09-1996-104 号

创造者——富于想象力的巨人们的历史(上、下)
[美] 丹尼尔·J·布尔斯廷 著 汤永宽 等译
责任编辑/范炜炜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2.5 插页 12 字数 688,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057-1/K·242

定价: 16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致读者

在关于人类谋求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故事《发现者》一书问世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对知识的追求仅仅是人类自我实现的一个途径。作为该书的姐妹篇，本书也是以西方文化观点所写的一部关于创造性思维领域的英雄们的传奇故事。《发现者》讲的是人类对错觉——知识的错觉——的克服，而本书讲的则是层出不穷的新想象（和错觉），即在所有艺术领域中的创造者如何扩大丰富、美化修饰我们的经历的故事。古代科学只具有某种历史的吸引力，加伦和托勒密只是为学者们的研究而存在，而古代的艺术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不朽的瑰宝。

这些新事物的发明创造者永远不会成为老古董，因为在艺术领域并没有标准答案。科学的推陈出新使得发现者的故事可以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来加以陈述。然而艺术的发展却不是新旧交替，而是不断的补充积累，因此我们必须在创造性思维领域的杂乱无章中找出某些头绪。在本书中我选出了对我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创造者，他们把某些新的东西带入了文艺的殿堂。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去体验新与旧是如何互为补充、彼此丰富的，就像毕加索对达·芬奇的升华及荷马对乔伊斯的启示。

目 录

致读者 0001

序言：创造之谜 0001

第一编 没有起源的世界 0003

1 印度人光彩夺目的神像 0004

2 孔子的冷淡 0012

3 佛陀的沉默 0024

4 希腊人的荷马史诗 0033

第二编 创造者—上帝 0047

5 摩西亲近的上帝 0048

6 神学的诞生 0058

7 圣奥古斯丁的富于创新精神的上帝 0069

8 天经——《古兰经》 0079

创造者 0001

0087	第一卷 创造者
0089	第三编 石头的力量
0090	9 巨石的奥秘
0098	10 永恒的城堡
0111	11 公众的神殿
0125	12 幸存的柱式
0133	13 人造的石头：罗马人的革命
0148	14 走向世界的穹顶
0159	15 大教堂
0170	16 另一条道路：日本木头文化的胜利
0183	第四编 形象的魔力
0184	17 敬畏形象
0191	18 人类的象形文字
0205	19 体育的理想
0222	20 为家庭、帝国及历史服务
0233	21 治病救人的形象
0247	22 “撒旦的制品”
0259	第五编 不朽的言语
0260	23 狄俄尼索斯之新生
0266	24 观众的诞生：从仪式到戏剧

25	喜剧这面镜子	0276
26	散文与说服的艺术	0284
第二卷 重新创造世界		0297
第六编 构成来世的要素		0299
27	给人慰藉的过去	0300
28	《圣经》的音乐	0306
29	光线的建筑	0317
30	死亡历险	0329
第七编 人间喜剧——一部综合的作品		0343
31	逃避瘟疫	0344
32	朝圣的欢乐	0358
33	“在卜斯和毕巴莱的国土上”	0376
34	精神失常中的历险	0390
35	新生的观众	0405
36	选择的自由	0423
37	古代帝国的长篇记叙	0443
38	新世界的史诗	0456
39	小说镶嵌成的一幅图案	0471
40	热爱公众	0488

0509 第八编 从工匠到艺术家

0510 41 使原型栩栩如生

0516 42 罗马的来世

0527 43 光的神秘：从漫步到窗户

0536 44 物质世界的统治者

0549 45 “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0566 46 画出来的福音：道的内在之路

0575 第九编 为社会作曲

0576 47 基督教新教的音乐

0590 48 器乐：从宫廷到音乐厅

0606 49 管弦乐队的新天地

0622 50 意大利复兴运动的音乐

0636 51 各种艺术的日耳曼联合体

0649 52 舞蹈这门瞬间艺术

0666 53 创新的音乐

0681 第十编 以时间和空间变戏法

0682 54 彩绘的瞬间

0701 55 光的力量：“自然之笔”

0720 56 摩天楼的崛起

第三卷 创造自我	0743
第十一编 居于前驱地位的语言文字	0745
57 发明随笔	0746
58 说真话的艺术：忏悔录	0762
59 自传：表面真实的艺术	0776
60 个人传记	0788
61 英雄的自我	0807
62 自己的歌	0827
63 在一个干季里	0851
第十二编 内心的荒野	0869
64 一个迷惘的美国人	0870
65 俄罗斯灵魂的英雄传奇	0895
66 深入内心的旅行	0914
67 不自觉的记忆的花园	0932
68 华丽而脆弱的自我	0951
69 “我也在这里！”	0978
70 一个永不满足的自我的往事	0996
跋：一种大众艺术的奥秘	1013

序言： 创造之谜

有人说，对上帝最崇高的赞美来自无神论者对上帝的否认。无神论者发现受造物竟如此完美，以至他不再需要一位造物主。

——马塞尔·普鲁斯特（1921）

1 印度人光彩夺目的神像

印度人探索创造之谜的努力，史书上已有卷帙浩繁的记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1500 年至前 900 年间、用古梵文所写的圣诗《吠陀》，并未描述一位大慈大悲的造物主，而是记载了人对创造的敬畏，一如吠陀的歌手歌颂这个世界放射的光芒。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是 devas（提婆，颇似拉丁语 deus，即神），此字源自古梵语 div，意指光明。神是闪闪发光的。神界的光辉从一开始就给印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他们注意的不是天地的契合、万物的秩序和自然的条理，而是令人目眩的光芒，即世界之光。在这个可见世界的光芒照射下，世界如何形成或它可能如何结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吠陀》赞美诗留给我们一个未受起源和命运之奥秘困扰的有关神话、神名和传说的丰富矿藏。在层层矿藏上燃烧着照亮印度教世界的光芒四射的火焰。火神无处不在——它究竟有多少化身呢？祭火是使者，把化为缕缕青烟的祭物奉献给诸神。朝圣者的目的地，贝拿勒斯^①圣城，是光明之城。Agni（阿耆尼，意为火，颇似拉丁语 ignis）神据称是“诸神之祭司和诸祭司之神”。它在天界为太阳，在空界为闪电，在地界为火。

啊，阿耆尼，黑暗中的光明之神，

满怀神圣的信念

我们日复一日地前来敬拜您。

您是圣仪的主祭，

宇宙秩序光芒耀眼的佑护神。

火与光明之神照亮了万物。使朝拜者慕道成圣的并非信仰上的皈依，心灵上的转变，而是“见”这一简单的行为，印度语就是 darśan。印度教徒并非去庙宇“朝拜”，而是去“见”，去瞻仰神像。成千上百的城市各尊一神，各为自己特殊的神显现之所在：贝拿勒斯圣城（瓦拉纳西）是湿婆^②显现之所，喜马拉雅山峰^③为毗湿奴显现之所，而邻近的一座山丘则为当地神显现之所。在贝拿勒斯圣城的生活中，对“见”的孜孜以求集中体现了印度各种宗教的特点。印度人被眼前的神圣景象弄得眼花缭乱，他们所见的不仅有圣人，也有像诸神所居的喜马拉雅山峰这样的圣地，或从天而降的恒河，或男女众神和名不见经传的英雄们显示神威的无数不那么显赫的地点。印度朝圣者往往跋涉数百英里，只为再求一“见”。

印度人还赋予瞻仰圣哲伟人一种特殊的价值。当圣雄甘地乘坐火车横贯印度时，成千上万的人聚集铁路沿线和他火车停靠的车站，为了透过车窗一睹甘地的风采。他们是在“摄取他的光彩”。对印度教徒而言，圣神、圣灵、圣地和圣像在“放光”，而人们则在“摄光”。这在任何西方宗教中都是闻所未闻的。

“见”是视觉的一种双向流动。信奉者见到了神，神也见到了信奉者，双方通过眼睛而接触交流。在建一所新庙宇时，甚至在神

① 贝拿勒斯（Benares），1957年改名为瓦拉纳西，位于印度北方邦的东南部，恒河中游的西岸。它是印度教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古代印度教七大圣城之一。——译者

② 湿婆为印度教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湿婆）之一。——译者

③ 此处原文有误。——译者

1 印度人光彩夺目的神像

印度人探索创造之谜的努力，史书上已有卷帙浩繁的记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1500 年至前 900 年间、用古梵文所写的圣诗《吠陀》，并未描述一位大慈大悲的造物主，而是记载了人对创造的敬畏，一如吠陀的歌手歌颂这个世界放射的光芒。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是 devas（提婆，颇似拉丁语 deus，即神），此字源自古梵语 div，意指光明。神是闪闪发光的。神界的光辉从一开始就给印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他们注意的不是天地的契合、万物的秩序和自然的条理，而是令人目眩的光芒，即世界之光。在这个可见世界的光芒照射下，世界如何形成或它可能如何结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吠陀》赞美诗留给我们一个未受起源和命运之奥秘困扰的有关神话、神名和传说的丰富矿藏。在层层矿藏上燃烧着照亮印度教世界的光芒四射的火焰。火神无处不在——它究竟有多少化身呢？祭火是使者，把化为缕缕青烟的祭物奉献给诸神。朝圣者的目的地，贝拿勒斯^①圣城，是光明之城。Agni（阿耆尼，意为火，颇似拉丁语 ignis）神据称是“诸神之祭司和诸祭司之神”。它在天界为太阳，在空界为闪电，在地界为火。

啊，阿耆尼，黑暗中的光明之神，

满怀神圣的信念

我们日复一日地前来敬拜您。

您是圣仪的主祭，

宇宙秩序光芒耀眼的佑护神。

火与光明之神照亮了万物。使朝拜者慕道成圣的并非信仰上的皈依，心灵上的转变，而是“见”这一简单的行为，印度语就是 darśan。印度教徒并非去庙宇“朝拜”，而是去“见”，去瞻仰神像。成千上百的城市各尊一神，各为自己特殊的神显现之所在：贝拿勒斯圣城（瓦拉纳西）是湿婆^②显现之所，喜马拉雅山峰^③为毗湿奴显现之所，而邻近的一座山丘则为当地神显现之所。在贝拿勒斯圣城的生活中，对“见”的孜孜以求集中体现了印度各种宗教的特点。印度人被眼前的神圣景象弄得眼花缭乱，他们所见的不仅有圣人，也有像诸神所居的喜马拉雅山峰这样的圣地，或从天而降的恒河，或男女众神和名不见经传的英雄们显示神威的无数不那么显赫的地点。印度朝圣者往往跋涉数百英里，只为再求一“见”。

印度人还赋予瞻仰圣哲伟人一种特殊的价值。当圣雄甘地乘坐火车横贯印度时，成千上万的人聚集铁路沿线和他火车停靠的车站，为了透过车窗一睹甘地的风采。他们是在“摄取他的光彩”。对印度教徒而言，圣神、圣灵、圣地和圣像在“放光”，而人们则在“摄光”。这在任何西方宗教中都是闻所未闻的。

“见”是视觉的一种双向流动。信奉者见到了神，神也见到了信奉者，双方通过眼睛而接触交流。在建一所新庙宇时，甚至在神

① 贝拿勒斯（Benares），1957年改名为瓦拉纳西，位于印度北方邦的东南部，恒河中游的西岸。它是印度教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古代印度教七大圣城之一。——译者

② 湿婆为印度教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湿婆）之一。——译者

③ 此处原文有误。——译者

像竣工之前，人们就祈求神像对所有来求见之人睁开慧眼。神像竣工时，他们的眼睛是最后被安置到位的。神像祝圣开光时，他们的眼睛也是最后被一根金针或画笔抹开的。有时，神像的眼眶里被嵌入巨大的珐琅制眼球。在我们看来希奇古怪的印度神像画中，球状或又圆又大的眼睛表明视觉在印度教人神关系中的突出地位。许多神祇，如湿婆和伽涅什，在前额中央有第三只眼睛。千眼神梵天通常有四张脸，可同时环视四面八方，有时他全身都布满眼睛，宛如金钱豹斑。

对于印度教徒而言，视觉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触觉。评注《吠陀》经典的圣文集《梵书》称：“眼睛就是真理。如果两个人吵架找人评理，我们相信那个说‘我亲眼所见’的人，而不相信那个说‘我亲耳所闻’的人。”视线接触的这种亲密性也解释了为何印度人在某些公共场合禁止情人间甚至夫妻间的对视。

“见”带给印度人神圣和满足感，而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则借助圣言来达到同一目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西方宗教传统对可见之物和偶像十分谨慎小心，宗教改革时期还把这种对一切偶像的怀疑发展为一种神学。

西方宗教是以一胜于多这一观念为出发点的——一个上帝、一本圣经、一位圣子、一个教会、一个受上帝恩宠的国家。而被受造物奇妙的千姿百态弄得眼花缭乱的印度人对此却不能苟同。对于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神祇是多多益善！只有一位神祇怎么能解释宇宙万千的造化？为什么不能在一神教和多神教之间有另一种选择？把《梨俱吠陀》介绍给西方的牛津东方学者麦克斯·穆勒（1823—1900）不得不为印度人的这种态度发明一个词，即 Kathenotheism（单一主神教），意为在某一时刻崇拜一个神，来描述印度教徒对造物奥秘表示敬畏的方式。这种奥林匹

斯式的民主允许崇拜者在某一时刻敬奉一个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神比其余诸神具有更高的地位。

在这个宽容的、不断发展壮大的男女诸神的群落中，每一个神祇都心甘情愿地等着轮到自己受崇拜者求“见”的时刻。这儿不存在希腊诸神卑下的忌妒，正是这些神祇病态的骄横和猜忌使荷马史诗得以产生。希伯来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万能的创造者上帝与之也迥然不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然而毗湿奴、湿婆和天后则分别在不同的时刻被视为创造神、保护神和最高权力，每个神的周围都簇拥着一批较低级的神祇。一个想在这些神祇中找出神权等级来的西方朝拜者将会大为困惑。光怪陆离的神界尽管没有森严等级，但世间每一种生长物中却透露着某种神秘。正如解释《吠陀》经典的《奥义书》（前 400）写道：

“由彼树摘一无花果来！”

“此是也！阿父！”

“破之！”

“破之矣！阿父！”

“其中汝何所见耶？”

“殊微细之子也！”

“再破其一子！”

“破之矣！阿父！”

“其中汝何所见耶？”

“无物矣！阿父！”

于是谓之曰：“吾儿！此至精微者，汝所不见也，然由此至精微者，此一大无花果树而挺生焉。”

“吾儿！汝其信之矣！是彼为至精微者，此宇宙万有以彼为自

性也。彼为‘真’，彼为‘自我’，施伟多凯也徒，彼为尔矣。”^①

毫不奇怪，惶恐虔诚的印度教徒从未产生过独一无二的伟大创造神观念。

试图以各种方式揭开造物之谜的《梨俱吠陀》提出了关于起源的种种神话。其中的一则神话故事认为，气象万千的宇宙产生于一次远古的祭祀。万物之主原人布尔夏在宇宙形成之前就已存在，他被当做了祭品。关于他如何降生、为什么和为谁而献祭已不得而知，诸神看来就是他的子孙后代。《原人歌》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形成的：

当他们把布尔夏肢解时，
他被肢解成多少份？
他们把他的口叫做什么？
手臂叫做什么？
他的腿和脚又给了什么名称？

他的口是婆罗门，
他的两臂做王族，
他的腿变成吠舍，
从他的脚上生出首陀罗。

月出自他的大脑，
日从他的眼中生，

^① 此段《奥义书》中译参照徐梵澄《五十奥义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译者